华古籍保护

宋史記卷之二百三十七　志第十七

食貨三　會計篇極佳不減漢志

一段筆意就好

○會計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唐末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宋興修建法程以漸革其弊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又命文臣權知州軍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逮及太宗諸國混一是時養兵未蓄任官未冗佛老未熾外夷無金繒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

巧偽放佚故上下給足真仁之世承平既久戶口歲
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者外國耗蠹中土百姓亦
稍奢縱而上下始困於財矣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
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歲一親祀郊丘計
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綺絁紬平其直給
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
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出一萬二十六百七
十七萬五千而贏數不與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
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祥符天書
齋醮縻費甚衆京城之内一夕數處仁宗寶元中陝
西用兵縣官之費益廣以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議
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廷始西兵久不
解詔減皇后以下賜賚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
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帝亦
命罷在藏庫月進錢公卿近臣以次減郊賜銀絹皆
著為式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
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
萬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
司趣議裁節乃罷冗官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至和中
諫官范鎮上疏言宜倣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法使中

此段可省

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為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意卒無所建明神宗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光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乃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率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為憂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凡不急之費皆命停罷帝嘗患增置官司

提掇好

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也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可以省刑然貪吏賍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元豐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以司馬光言並歸戶部時議裁損吏祿冗濫悉革至紹聖元符盡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既罷導洛堆垛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放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

畢仲游一議可載惜失之

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無半月之儲章惇遂指為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咎左司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為諱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大觀三年有詔鐫減財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置局論議（御史中丞張）克公抗言今日冗官十倍元祐國用安得不乏乞自貴及賤自近及遠時論韙之政和七年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居第及金帛之賜費亦不貲

疏奏不省徽宗即位思節冗費後苑嘗計增葺殿宇用金箔五十六萬帝曰金箔一壞不可復收乃罰請者及蔡京為相以侈靡惑人主動援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爭以奇侈為功凡土木營造務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初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視嘉祐治平閒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語在職官志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宰執亦聽

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遂不果行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為幾罪幾坐奪職是時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遥郡刺史至数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時吏祿泛冒三省樞密院尤甚有官至中大夫一身兼十餘奉者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京屢以筆帖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剏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廟圖淘沙金等錢蔡京又廣茶利歲進御百萬緡以西城所主之宣和以後王黼掊剋橫賦以羨為功天下恣徵免夫錢額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萬蓋奢侈弗節虧沒難

稽加以啟疆黷武其何以給之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邊事日起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十二月詔罷浙江諸路花石綱內外製造局及延福宮西城所租課其西城所見管緡錢並付有司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然亂亡之勢已成不可為矣紹興後屢有蠲減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數雖減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乃詔立定額凡銀錢關會絹綿諸色戶部偏牒諸路視定數起催額外有所謂經制錢者宣和末陳遘以發運兼經制使故名建炎二年戶部尚書呂頤浩等言陳遘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積之甚衆請行諸路以充邊費歲入六百六十餘萬紹興

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入七百八十餘萬後有所謂月樁錢板帳錢又不知幾百萬其取於民者幾倍祖宗時矣葉顒朱熹嘗論經制總制錢為民患常同楊萬里亦論月樁板帳錢非舊制云其他不領於有司則有內庫蓋天子之別藏也宋初諸州貢賦歲輸羸餘於左藏庫又收諸國之珍寶金帛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所謂封樁庫也太宗時漳泉吳越納土又平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改講武殿庫為景福殿庫隷內藏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為內藏西庫真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而增廣之既又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為四庫金銀一珠玉香藥一錦帛一錢一累朝以來三司用度不足則發內藏佐之其名為貸實罕能償初藝祖留意儲積嘗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縑易一胡人首不過二百萬縑北虜盡矣元豐更景福殿庫名神宗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後積羨羸為二十庫又揭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

宋史記 四

此段同先字字不宜再同舊字刪之為是

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時又有元豐庫則
雜儲諸司羨餘錢先是諸道榷酤場舊以酬衙前之陪備
官費者熙寧行雇役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給衙前
久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歲發百萬緡輸中都遂於
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監
察御史上官均言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
內藏庫又隸太府寺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
止中官數十人彼安能鈎考出入之數哉宜因官制
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
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

此下是會計志之序宜移置在前

云又明年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
為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為司空呂公著廨封樁
并附南庫仍舊元豐徽宗添建大觀庫制同元豐但
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幣餘服御玉食
器貢等名蓋蔡絛欲效王黼以應奉司貢獻要寵也
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亦時取
以為助云按太祖太宗設三司主計有度支之目又
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皆為會計財用也唐李
吉甫嘗録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景德皇祐治平熙
寧元祐主計者皆有録上之其戶口之籍輿地之圖

調度之侈寡賜予之厚薄莫不畢具若內藏與天下封椿非三司所領者不與焉元祐會計錄蘇轍所著蓋取元豐八年會計之實而別其五曰收支曰民賦曰課入曰儲運曰經費謂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且論宗室爲節度防禦觀察者數倍於皇祐百官爲郎大夫者數倍於景德稍裁減宗室及百官任子恩澤見任者無損方來者有限亦至計也自罷三司理財既無法而渡江以來典籍散漫會計之事一切委而不講苟支目前議者惜焉　作食貨志

十二

錢法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而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遂壞太祖初鑄錢文曰宋元通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鑞錢悉禁之私鑄者棄市越境者論罪有差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惟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景祐初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銅居三分鐵六分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流澀而多不就工人苦之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効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

因詔申即江州鑄百萬緡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
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鑄太平通寶淳化
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
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寶元改元仁宗特命以皇
宋通寶為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陝西都轉運使
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
一當小錢十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
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與
後慶曆間葉清臣為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
曰掄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

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
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自是姦人稍
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錢又
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
數變百姓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丁度嘗言改法盜鑄
之弊語在度傳熙寧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
自行當二錢工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
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後復詔諸路各置
鑄錢監然私錢往往雜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
私錢元豐中張方平嘗極諫曰比年公私上下並苦

之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蓋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又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數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哲宗嗣位復申錢弊闌出之禁如嘉祐編敕凡增置鑄錢監皆罷之徽宗時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為紛更有許天啟者京之黨也時為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遂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為文繼而并令舒睦衛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募私鑄人丁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時議者多言其不便帝亦知之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衆將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綖盜鑄數千萬緡遂興大獄連坐者十餘人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政和元年京已罷政以張商英言下詔曰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壅為利博矣比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

目前不究悠久姦猾之民規利冒法濫錢益多百物
增價若不早革即弊無已時甚官私見在當十錢可
並作當三以為定制初蔡京又行夾錫錢以夾錫錢
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
京罷不復行京用復行如故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
欲其重乃嚴擅易擅減之令凡貿易有弗受夾錫者
聽人告論市井細民朝夕鬻餅餌熟食以自給者或
不免於告罰鄭居中劉正夫為相以為不便禁不用
仍罷諸路鼓鑄夾錫錢悉輦椿関中重和元年以関
中糴買用之通流復命京西鼓鑄專給関中夾錫行

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翬等
嘗坐貶然夾錫禁不用亦有不便於民者先是江池
諸路凡十監鑄錢各有歲額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
興中稍稍復之索民間銅器兼出內府銅器付泉司
然當二錢及小平錢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鍥薄孝
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乾淳迄
于嘉泰開禧皆如之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為
文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錢錢不耐久舊錢精緻者泄
於海舶申嚴下海之禁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
膽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為
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刮入鑪三煉而成銅大率鐵二
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舊有歲

類所謂膽銅也（此字似小注）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為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為文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為文

（十三）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初主以富民及貲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仁宗時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熙寧二年行於潞州四年行於陝西未幾並以弗便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二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崇寧元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營幹通行交子所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為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焉大觀元年（以後）

（存其制度不必煩稱也）

錢引

詔改四川交子務為錢引務自用兵取湟廓西寧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一當舊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引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為錢

關子

引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
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張商
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引價復亞高宗紹興元年有
司因婺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
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榷貨務請
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
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
人皆嗟怨只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
見錢關子有司寖失本意改為交子官無本錢民何
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榷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二

會子

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內關子作三年
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
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納
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
場會子初行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公私
頗便數年後不勝其弊孝宗以為憂壽皇出內庫銀
二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淳熙二年宗正丞
韓祥言壞楮幣者只緣變更救楮幣者無如收減明
年議者云增添紙價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
為偽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為之勸厲為之防使人不

敢為偽者次也十二年洪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兑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其後宿弊又生行用愈輕諸州守臣多坐稱提失職責降慶元中詔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及買似道當國患楮賤作銀關易之銀關行物價益騰踴楮益賤矣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鹽盬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塩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天聖八年議者謂官自榷鹽百姓困於轉輸乃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近歲緡錢增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弛京師榷法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法不足。因聽商人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

詞六
古蔚

絲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
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當錢千費池鹽不
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慶曆二年又
復京師榷法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榷兵民輦運不
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
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
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熟其利害
畫策以獻樞密副使韓琦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
後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
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
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
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
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
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
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
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
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
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
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
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

有此則李祥不必立傳矣

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賈榷貨務錢幣入實中都行之數年商賈無所僥倖關中民得安其業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郯復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田況為三司使請久任祥俾專其事擢祥權陝西轉運使自祥改法歲課頗增皇祐四年歲入緡錢二百一十五萬其後贏縮不常至和元年猶及百六十九萬時祥坐他罪貶以轉運使李參代之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以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言復用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以前每券別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者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代之向於祥法頗有改更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陝西鹽馬得失靖指向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

竟得罪擢向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因數向罪五向任如初向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是年大理寺丞張景温提舉出賣解鹽鹽禁太峻民間騷怨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王安石主景温沈括為三司使希安石意安石去位括乃言官賣當罷從之公弼又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然鈔終溢額價不得而平元祐元年京西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初乃罷之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元符霖潦池壞崇寧元年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是時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聽疑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之費乞復范祥舊法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蔡京建言別有所更及政和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詳見下文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鹽百官皆賀七年議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関河實主之重和元年詔復行解鹽舊法踰年榷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糴買不行

三省趣講畫以聞、童貫遂請罷領解鹽、初崇寧中以
鹽各利一方故解鹽只行本路東南鬻海利博行於
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即改如舊慮商旅
疑惑遂詔諭諸路鈔法更不改易靖康元年鮮塩鈔
入納筭請、並參照熙寧元豐以來舊法云鬻海為鹽
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諸路鹽場
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亦未嘗有一定之
制至道末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在京東
曰密州濤、洛場、後增登州四場其在河北曰濱州場
濱州後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自開寶以來河北鹽
聽人貿易官收其筭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諫
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
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
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將榷之價必
騰踴民將懷怨悔將何及其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
使王拱辰復建議悉榷二州鹽人官以專其利都轉
運使魚周詢以為不可三司更立榷法未下以張方
平言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
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録事參軍

中多可刪

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滄濱二州以
囊貯之囊毋過三石三斗斗爲鹽六斤除三斗爲耗
勿筭餘筭其半予券爲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
州軍併輸筭錢、即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罰商人私
挾他鹽并没其貲時知滄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
詔試行之踰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爲定制元豐
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莫冀等州盡榷賣以
盡榷
增其利哲宗即位以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罷河北榷
法仍舊通商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産
鹻地悉墾爲田革盜刮煎鹽之弊知河陽王㝢以勸

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並易爲鈔鹽、初茶鹽
用換鈔對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
併河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曰明州昌國東西兩監
温州天富南北監台州黃巖監杭州場秀州場密鸚
永嘉二場熙寧以來杭秀温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
十有四五年以盧秉提舉鹽事其法頗峻時惟杭越
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獄治王安
石爲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七年以盧秉歲課
雖增刑獄實繁從職淮南以江東漕臣張靚代之且
體量其事靚言秉法峻至有母殺子者詔劾其罪然

竟免仍以增課擢太常博士升一資元祐初言者論
秉乃降職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通州豐利監泰
州海陵監如皐倉小海場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
漣水軍海口場天聖中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
州場二漣水軍場一東南鹽利法寖弊頗權聽通商
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䟽通鹽利為言即詔知制誥
丁度等會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其
議遂格是時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
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
是盜販者衆捕急則聚為盜江淮間雖衣冠士人或
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汀州亦與
虔接界虔鹽不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
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為羣持甲
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
人穀帛掠人婦女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賊依險阻
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糶
鹽歲纔及百萬斤慶曆嘉祐中或請商販廣南鹽入
虔汀所過州縣收筭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
鹽通商或請第歲運淮南鹽至虔汀民間足鹽寇盜
自息或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

符卽檄字意無誤也浦惺釐

論者不亡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命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又損糴價由是減侵盜之弊歲課視舊倍增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從以之江西鹽皆團綱運致如虔州焉初荊湖亦病鹽惡且歲漕常不足其後諸臣各有建白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平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郟亶者邪險銳進素為惇所善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即遣蹇周輔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詔周輔立法以聞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其議大率峻剝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撲周輔悉籍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遙領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即司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北隶幾周輔奏虔州南安軍推行鹽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自以為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輔為户部侍郎復奏湖南郴道州鄰接韶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斤均舊賣淮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郟亶初

議郴全道三州亦責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等措置明年士澄等上條約、詔施之、額利增加一方騷然于時淮西亦推行周輔鹽法、著為令元祐初周輔郟亶張士澄等坐掊克誕謾、倡議附會竝黜職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凡七條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頻易元豐舊制而榷貨務屢變鈔法有誤邊計惟冀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困人攘利商旅怨嗟未幾張商英為相乃議復熙豐之舊

政和元年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為節目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搖之法季輒比較務峻督責以取辦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産鹽郡授

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邉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羡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為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伯芻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筭請率尅留十之四充數以張虛最于時御府用度日廣再申歲較季比之令程督加厲已而詔禁抑配悉從初令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配免而復行鹽囊既增而復止一囊之價裁為十一千既又復為十三千民力匱矣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賣舊鹽立限之法言以臣僚者論王黼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

鬻方用事專務魁剥改易鈔法是於盗賊然今不改
覆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鬻之時商賈豈得不
怨詔申限焉南渡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淮
浙鹽法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剩錢名為
正支文鈔給算與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散淮東提
舉陳損之言其弊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為
貧民者此淮浙鹽之大略也昔唐乾元初第五琦為
鹽鐵使變法劉晏代之當時天下鹽利歲四十萬緡
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
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

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
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
下之數矣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天聖以來福漳
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倍哲宗即位舉行
神宗察舉鹽司之法又定福建産賣鹽額寶慶二年
監察御史梁成大疏請運鹽盡歸漕司從之廣州東
莞靖康等十三場廉州白石石康二場又高竇春雷
融瓊崖儋萬安州各鬻鹽天聖以後東南海場十三
皆領於廣州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
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食鹽有限

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磧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紹興元年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收息錢三萬餘緡復置廣西茶鹽司淳熙十五年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為一司

鬻鹻為鹽曰并州永利監籍州民之有鹻土者為鐺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塩法亦與海鹽同大抵鹻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鐺戶破産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鐺戶輸錢課以分數為率蠲復有差遇水災又聽摘他戶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鹻為鹽者然其利薄元祐四年陳安石坐為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順鹽井或以為非宜王安石謂遂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者不能奪焉

鬻井為鹽曰益梓夔利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大為監小為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

川峽仁宗時諸州或增井而歲課並減其舊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决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堠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蜀中鹽法倣大觀置合同場收引税錢大抵類茶法嚴密過之後頗有因革云

校

去

宋史記卷之二百三十八　志第十八

食貨四

茶宋制擇要會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置場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民皆隸焉謂之園户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税願折茶者謂之折税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蘇杭明越婺處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

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岳歸峽七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税悉送六榷貨務鬻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充歲貢其出虔袁饒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荊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者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茶為利甚博商賈轉致西北常至數倍雍熙後用兵令商入芻粮塞下酌地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茶塩及罷兵邊儲綏而物價減交引虛錢未改官私俱無利景德二年命林特李溥等詳定舊制召茶商論議別為新法議奏三司皆以為

此段不明新法如何

便以溥為淮南制置發運副使毋成其事（稍更其法）大中祥符
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数二十三
策天禧二年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
便望重定經久之制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寛簡未
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乾興以来西北兵費不足募
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
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于兵食欲
廣儲偫不愛虚估入中者以虚錢得實利人競趨焉
及其法既弊則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
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

簡而要

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茶商或京師交引鋪
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
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
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
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
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
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救之終
不能亡弊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塩礬税
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
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

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其錢使
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
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
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故名貼射
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其入錢以
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又立見錢法使茶與邊糴各以
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行之期年
豪商大賈無所利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
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朝廷下書責計置司詔等
因條上利害謂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
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毋
為流言所易于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
意賜典吏銀絹有差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以孫奭
言罷貼射法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奭等議既用益
以李諮等變法為非明年詔令當典議官張士遜等
條析遂被罰諮罷三司使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寖
壞景祐中三司吏孫居中等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
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
見錢法十二利諮與蔡齊等合議請罷河北入中虛

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所議甚悉事皆施行久之上書者復言非便稍有更革慶曆初三説稍復用八年三司塩鉄判官董沔又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為然請如沔議有茶塩香藥緡錢四物於是有四說之法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数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錢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法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

皆以為言三司奏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粮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行未数年論者謂虛估益高茶價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經度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景祐中葉清臣上疏謂不費度支之本秖收商賈稅錢自及数倍三司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如清臣議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

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于帝四年乃詔行之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余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為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于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脩頗論其事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茶法之弊竟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諸州刱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自是蜀茶盡榷至李稷加息為五十萬陸時閔又加為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䟽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頗至數十斤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儈主之故費于牙儈者又不知幾

何是官於園户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户有逃而免者
有投水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存禁
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
願選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以為言
週三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吕陶
亦條上利害既而摯又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
任事師閔坐罷未幾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罷紹聖
元年復以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凡茶法並
用元豐舊條初神宗時熙河運司以歲計不足乞以
官茶博糴每茶三斤易粟一斛朝廷謂茶馬司本以

博馬不可以博糴于茶馬司歲額外增買川茶兩倍
茶○朝廷別出錢二百萬給之令提刑司封樁又令茶
馬司兼領轉運使由是數歲邊用粗足及徽宗時趙
挺之為相熙河運司屢申以軍粮不足為急乃令更
支兩倍茶一百萬馱張康國密檢元豐以來茶惟用
博馬指揮以進然康國不知兩倍茶自非博馬之數
而何執中鄧洵武雜然和之由是兩倍茶更不支給
而鄯湟矣費不繼矣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
大更革崇寧元年宰相蔡京援祖宗禁榷之法議其
事宜又定諸路措置茶事官四年京復議更革罷官

冗

置場大觀元年重定諸路茶息政和二年又增損茶法置合同場茶事益加密矣大抵禁盐之法主于蔡京務巧掊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茶貨不通廼重扇搖之令吏旣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莫有言者獨卭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及方臘竊發乃詔榷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于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初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剏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禁元祐初劉摯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其後諸路皆行之政和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于是尚書省奏依元豐舊法止行于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比舊三倍遂剏月進高宗南渡于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盐當是時茶之產于東南者凡十路雲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筍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二十一年秦檜等始

進茶塩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
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建寧臘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
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太平興國始置大觀
以後製愈精数愈多式屢變而品不亡蜀茶之細者
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
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産甚微非江
建比也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
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
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户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
販衰而盗賊息遂以開主管秦川茶馬二年開大更

志

茶法語在開傳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
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熈寧間又置場于熈河南渡以
來黎珍敘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廬甘洮疊皆良馬
也其他諸蕃馬多駑大率皆以互市為利朝廷曲示
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
酒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内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
許民釀而定其歳課三京宫造麴聽民納直以取川
峽承舊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
興榷酤未幾罷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
賣麴自是惟夔達開施瀘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

及河東之麟府州荊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寖蕃爲酒醪以靡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節用之義遂詔鄰村毋得增置酒場熙寧四年更定京師麴法後多不能償元豐初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乃損額增直令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元祐元年創監司鬻酒及三路饋遺條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于提刑或領于漕司或分隸于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于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糟四百所私店不預焉于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于此其後雖罷行增減不一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志

阬冶凡金銀銅錢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開寶中

詔減桂陽監歲輸課三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山多銀礦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皆精良請置官署掌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奬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饑詔弛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暴發輒竭採取歲久得不償費有司督課惟責主者取盈帝與英宗每降赦書輒驗治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負課有司有請亦輒從無所吝故冶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至治平中諸州坑冶或增或復凡二百七十一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阬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元豐七年戶部尚書王存等請復開銅禁是歲阬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于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岑水場銅額寖虧而商號閻苗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請陝西經畫擇地興冶于是以許天啓同管幹陝西阬冶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阬冶以其事歸提刑司大觀二年八月提舉陝西阬冶司改併入轉運司三年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

路事六年川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阬冶官尚書省又
奏五路阬冶已有提轄措置專司及淮南湖北廣東
西亦領于監司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于是江東
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阬冶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阬
冶徐禋奏太平瑞應史不絕書今部內山澤阬冶若
獲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盖自政和
初京西漕臣王璹奏太和山産水精知桂州王覺奏
枕門等處産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阬冶王景文
奏汝州青嶺鎮界産瑪瑙其後湟州界蕃官結彪地
內金阬千金収生熟金四等凡百餘兩縈京請宣付
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禋復有是請焉靖康元年諸路
阬冶苗礦既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
場並罷宋初舊有阬冶官置場監外隸諸路轉運司
內屬金部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穴榷
賦益備乃隸右曹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数
其或産水精瑪瑙生熟金京請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
罷数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
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建炎元年
復隸金部轉運司其後阬冶廢興不常歲入多寡亦
不同理宗時職阬冶者往往恣横為民害蘄州進士
馮杰本儒家抑為爐戶闔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

縱之弟大聲赴愬死于道路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
妾舉火自縊而死紹定五年夏霖雨為沴廷臣訟杰
冤謂致咎之徵乃罷都大阬冶魏峴職云
○礬宋因五代之制榷務置官吏有鑊戶鬻造入官市
嚴私盜之禁自熙寧初礬法始變東南九路官自賣
礬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
〔其後官鬻商更變不常最後〕
元年從商販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舊制紹興以
後諸路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
近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
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者與負販者皆盜賊
也

十八　以下可去

香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
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五等八萬六千
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榷貨物打套結賣陸路以
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為一綱紹興六年知泉州連
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
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然海商入蕃以興販
為招誘僥倖者甚衆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
買洩之遠事〔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
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為

重也

九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錢千筭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錢千筭三十然多寡亦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亦不一焉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掊聚財貨以自贍故徵筭尤繁宋興既平諸國凡橋園魚池水磑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前後屢詔廢省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寖廣有請筭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筭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為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商人物帛前後以詔蠲放者不可勝數嘉祐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五十萬元豐二年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垛場于泗州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舡運至京師稍輸舡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城倉為場非導洛司舡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發簖柴草竹木之類勿禁

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
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言者
論太重三年乃更以天聖歲課為額八年榷蠲商人
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
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舡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
惠止一方未為定法及汴泗埰場法行穀舡毋得增
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
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書省
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宣和中以州縣
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
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哲宗即位罷導洛
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提舉京城所請復其事弗
果及王憲提舉汴河堤岸復言之且請假溫明州運
舡給用亦弗果哲宗又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
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臣僚多
營私牟利宮觀寺院專降免稅之旨宣和二年乃詔
言觀寺院臣僚之家買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
稅紹興以來寬弛之令錯見孝宗繼志凡省罷未盡
者悉推行之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貪
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

茹之屬遇士大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以白取百金方紓路避之則攔截吽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仇相劘不啻仇敵云

廿

市易熙寧初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物賤則增價市之物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于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于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既率並仰給焉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首迎合王安石意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因命韶為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于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啓戎心不可安石力主之五年遂置市易務于京師以榷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以呂嘉問提舉出內帑錢帛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已又置市易司于鎮洮軍賜錢帛五十萬其條約苛細

道路怨謗籍〻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實帝以鬻水
市梳樸等数事語之安石皆辨解後帝復言市易鬻
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于人與
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
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令
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録同詳度諸行利病于是
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厚薄皆輸免行錢以禄吏而
蠲其供官之物是年置杭州市易務又置市易于黔
州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
易務皆隸焉七年成都議置市易務帝與輔臣語及
之馮京謂王小波之亂起于征榷安石力辨後竟罷
帝手詔付三司使曾布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
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
以干賞商旅所有者天収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
貴鬻廣東贏餘是挾官府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
其不然三月詔布同翰林學士呂惠卿究詰之尋復
以手扎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
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
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凛〻乎間架除陌之事矣
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塩兩淅販紬皆

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
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
布復陳薛向罪茶儈不當帝惻然咨嗟及言三司決
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
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
奏事已率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為平準便
民今正爾相反宜修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
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利病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
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
具初給錢無不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
吾民安得泰然時布與惠卿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
言已而從惠卿請拘魏繼宗于開封府既而布與惠
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
去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
彰榷市非法往往勾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毋
得至他郡名曰留難帝遽命輔臣治景彰罪時惠卿
已參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後二日布條析先
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
費寖廣令送中書五月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鞫
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户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

嘉問亦以多入月息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勒停初布預市易之議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八年復嘉問提舉三月鳳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真州並置司而廣州鄆州熙河市易並給緡錢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嘉問等推恩有差然自熙寧五年賜錢為市易本凡數百萬緡其收息僅如此況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門其所獲不足補商稅之虧也元祐一切罷去紹聖復置務行之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準務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官司並依時直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爐炭須胡桃紋鵓鴿色守臣王居正以為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煖而已豈問紋色亟命罷之諸類此者並禁止嘉熙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值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須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

錢本俱成乾没商旅不行衣食路絶望申嚴禁從之
廿均輸之法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
用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虛不相
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
贏年儉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
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
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一路之賦入而其
職以制置茶塩礬酒税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
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
之凡糴買税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
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
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
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
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
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給内藏錢五百萬緡上供
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擾多以為非劉琦錢顗蘇轍
先後論列皆坐黜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
不可為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居
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
推官蘇軾亦言不宜與商賈爭利且緡錢一出恐不

可復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帝方惑于王安石之說言皆不行向請置官屬許自辟置擢侍從賜詔褒獎然均輸后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于南陲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循周制與江南通市立榷署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于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開寶二年從建安榷署于楊州江南平榷署雖存止掌茶貨后置市舶司于廣州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闍婆占城勃泥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太宗置榷署于京師雍熙中遣內侍八人賚敕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內諸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市舶司請給官劵違者沒入其貨寶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其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瑪瑙瑇瑁珠玉等物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株顆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申其禁天聖以來寶貨充牣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

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数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五十三萬有奇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大槩如皇祐之数元豐令蕃國進奉船舶司即其地鬻之毋發至京師元祐中置市舶司于泉州又置密州板橋市舶司南渡以來福建廣南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鉄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其弊卒不可禁焉若乃契丹在太祖時聽緣邊市易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后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及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于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置榷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中契丹求置署朝議以其反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于雄州尋復罷景德初通好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為市又置場于廣信軍三年詔民以書籍赴邊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繒帛漆器秔糯所入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

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銀仁宗曰先
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自是契丹世守
盟好互市不絕西夏初亦置榷場于邊界叛服無常
故或絕或復靡定云

宋史卷之二百三十九　志第卌九

河渠上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
博望之說猶為未也（太史公云烏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蓋云）元世祖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
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
源也四山之間有泉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
宿布列故名流出復豬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
忽闌也里朮二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
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即曰闊提者合
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

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豊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数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臣下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溉灌之利者歷叙其事而分紀之為河渠志

河出大伾東趨于海失禹之蹟並海口數千里恒被衝齧雖假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不免決溢有司歲虞河決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芟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梢芟相重雜以土石貫以巨竹索外鋪芟索卷而東之積置卑薄之處謂之埽岸又有馬頭鋸牙木岸以蹙水勢護隄焉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楊穀

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宋乾德中河隄屢決遣使行視繕治歲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開寶五年三月詔委官聯佐治河渠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以本州通判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遣曹翰護役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六月詔求士庶知疏河之策者東魯逸人田告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召至闕下詢之善其言將授以官固辭歸養太宗太平興國中滑州諸縣河屢決遣使繕治或沉太牢加璧以祭淳化四年河大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許之五年滑州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杜彥均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真宗時鄆州棣州河屢決徙其城以避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朝議謂其煩費議遂寝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潰于城西南岸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

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發兵夫九萬
人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
功是年李垂又言疏河利害議復寢五年正月知滑
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
城北又造木龍以護岸開枝流以導水勢有詔嘉獎
天聖五年塞滑州決河名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
入賀明道二年從大名之朝城縣廢鄆州之王橋渡
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景祐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
慶曆八年河決商胡埽皇祐二年河復決大名府館
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塞郭固而河勢猶壅河渠司
李仲昌請開六塔使歸橫隴舊河至和二年翰林學
士歐陽修（慶　請罷役）奏疏曰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羣
議一㩁尋復悔罷舉事輕脆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
修河之役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
民困國貧之際知其有大不可者五宜速止罷用安
人心未幾有詔詳定仲昌河議修復上疏曰伏見集
議修河未有定論緣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
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
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臣聞智
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

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顧下臣議裁取其當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十二月中書因上奏以仲昌提舉脩又奏請罷六塔之役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䟽奏不省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仲昌坐流英州餘謫罰有差仲昌垂子也錄是議者知不復論河事五年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自二股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濬之支分河流入金赤河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之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免決溢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七年七月河決大名第五埽治平元年命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

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之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提舉河渠王亞等以導東流閉北流為非十一月詔司馬光及內侍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用昌言說置上約北京留守韓琦奏曰設若河門東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創生堤東則大河西來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捍禦帝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立之昌言張鞏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二日帝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六月命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

呂公著謂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乃罷光行七
月二股河通北流稍自閉張鞏奏東流勢漸順快宜
塞北流復詔光茂則等相度八月光入辭言鞏等欲
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
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
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薪芻
有備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
王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
光曰但約攔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
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

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
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
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
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時二股
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
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安石謂帝
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
不安職也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八分
北流止二分張鞏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
申北流遂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北流既

塞而河即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三年二月命茂則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輟河夫卒三萬專治東流四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帝憂之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折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乃令開修二股河五年二月興役四月河

果如光言

成而決口亦塞六年四月始置䟽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州杷以巨木為之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耳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然歐陽脩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

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興工下杷法北京令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淵等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提舉公義為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横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從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子淵等領其事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璯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宜開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從之比年河患頻仍壞民田數萬户帝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安石亦去位矣十年河溢諸州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既絶河道南從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八月又決鄭州

滎澤文彥博言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元豐元年四月決口塞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三年七月子淵言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為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為名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當熙寧末河決澶州也外北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澶州孫民先皆有脩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朝廷從之至是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亦主垂民先所論具奏望早經制詔送立之立之在熙寧初嘗請立隄竟行其言五年正月詔立之凡為小吳決口所立隄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濼九月又溢南皮諸埽七年七月又溢元城

埽並隨時修護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元祐更化子淵為御史呂陶所劾連降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云哲宗之初立也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年九月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以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問言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起二年三月令圖死王孝先代領亦請如令圖議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兩䟽言朝廷獨憚勞費不顧大患王巖叟不言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宜早為計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

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不如因舊而
修其未備語在轍傳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為善
三年二月戊戌乃詔行之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
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今聖意已有所向而
為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
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胡宗愈亦
言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冀成功
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遣使覆按
審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太師文）彥博
（中書侍郎呂）大防（知樞密院事安）燾等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右相范）純仁
宗愈存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存謂契丹自景德至今
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
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為阻況今河流未必便衝
過北界耶太皇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
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
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
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存宗愈亦奏
論以為不可於是收回戊戌詔書蘇轍曾肇各三上
疏轍言元老大臣重於改過肇言州軍旱饑民力不
堪會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

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還入對復言頗罷有害無利之役未報久之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尚書省仍議回河轍為翰林學士復疏第畧修葺免其決溢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正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回河李偉言朝廷若不明詔有司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隨以外路旱暵詔權停轍言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為不便者此事是也九月轍為中丞又言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六年四月敕竄責李偉七年

以中丞蘇轍言

十月以大河東流賜吳安持三品服李偉再任八年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安持復兼領都水即建言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大防以與已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純仁為右相轍為門下侍郎力以為不可遂詔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詳議紹聖元年正月也轉運使

趙偁執議與紀仁轍同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偁言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昔禹自冀地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横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從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成功也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豊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闞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六月間右正言張商英論安持爲都水八年無尺寸之效宗望代之仍主回河言涉欺罔至是復論之且乞會官詳議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絶八月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正月徽宗即位數人者皆用赦牽復商英為中書舍人繳奏不聽三月乃擢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大

趙偁執議與純仁轍同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偁言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昔禹自冀地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横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成功也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禀成筭自闞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六月間右正言張商英論安持為都水八年無尺寸之效宗望代之仍主回河言涉欺罔至是復論之且乞會官詳議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正月徽宗即位數人者皆用赦牽復商英為中書舍人繳奏不聽三月乃擢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大

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止釐本職毋治河其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左正言任伯雨奏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狥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使不至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為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詔開修直河四年工部言宜修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為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工費甚省從之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霆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為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可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獻導河之議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海梁省費數十百倍朝廷喜而從之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

又詔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
俄改榮光曰聖功橋七月庚辰御製橋銘磨崖以刻之
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
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
成巨濼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六年四月辛卯高
陽關路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
賀七月太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纘禹繼文之
閣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
詣表賀宣和元年冬開修免源河并直河畢工降詔
獎諭二年九月王黼言孟昌齡在韓村埽奉詔開直
河議擬間忽即成逈河一道水即安流役者聚觀仰
嘆乞付史館許百官表賀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
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
罰有差靖康元年二月以御史中丞許翰言孟昌齡孟
楊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妄設隄防之功虛張
積椿之數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為之奧主
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
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為數
歲行路之觀漂汲生靈無慮萬計每興一役乾沒無
數請誅竄昭示天下詔並落職高宗南渡兩河悉為

偽齊劉豫所有豫亡河遂盡入于金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頗倣宋規設官蒞之而閫士良所述黃河利害亦采用焉

依凡例編志十九
改次食貨下

校

再磨對

宋史記卷之二百四十九 志第廿九

河渠下

汴河自隋開濬引黃河通淮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東南物產不可勝計又下西山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調役數州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建隆三年十月太祖詔緣汴河州

縣長史常以春首諭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至道
元年九月太宗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
濟京師問侍臣疏鑿之跡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
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
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
皐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
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
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黄河是也
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地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
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
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爲
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
州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
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
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
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
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
之鴻溝莨菪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
出河之溝亦曰莨菪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
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

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閒小澗中東流而出入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端流奔注而岸善潰塞

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楊子江三百餘里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汴州刺史齊澣以漕運經淮水波濤沉損遂浚廣濟

禎

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繇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阻兵漕絶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閒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閒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

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
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
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故無匱乏唯汴水橫
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
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繇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
分水勢煬帝開甽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絶
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皇祐
初始制防河兵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既成纔三月
已淺澱乃復開舊口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柏
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
以斗門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
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為主今陳說
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
致汴河日失其舊蓋為王安石發也六年夏都水監
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閑田安石力主之水既
數放或至絶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閣折者十一月
范子奇建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淮綱運直入汴至
京廢運船安石以為然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
泝汴赴闕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大
抵皆無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元豐元年范子淵知

都水監丞晝十利以獻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三月以用臣都大提舉六月戊申清汴成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関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為堤引洛水入汴元祐元年閏二月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汙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陛下詔有司開濬計一月畢工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所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乞廢罷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水匱所占頃畝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轍又言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從之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為甚大之利者六又言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

安復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

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不報至五年十月乃詔導河水入汴紹聖四年五月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為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匱清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却於黄河撥中分引渾水令自達上流以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簡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蓋有深意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其制甚固開寶九年詔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甚後導以通汴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舟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鄢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潩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鄢陵扶溝合于蔡

廣濟河導河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命鑿渠引水過中牟名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利焉後又引貫皇城歷禁苑眞宗決金水並皇城歷天街而東皆甃以甓植以芳木車馬所經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繇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時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宋用臣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繇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啟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引洛水又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徽宗政和間命宋昇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内中花竹重和初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灉澄水導水入内内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給又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眞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

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汴渠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明年乃廢白溝之役

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壕以通舟楫都人賴之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西京轉運使程能獻議導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役不克就卒堙廢焉端拱元年議者復請開荊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荊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從之然荊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関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賓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数倍

漳河源於西山繇磁洛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從入于大河熙寧中詔程昉開修役

兵萬人衰一百六十里文彥博曰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從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大風詔權令罷役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愁怨之聲流播道路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為言王安石為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昉等推恩有差

滹沱河源於西山繇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熙寧以後時汎濫深州諸邑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熙寧初劉彝程昉議開烏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河成遷昉官八年昉與劉璯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其利有五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工帝令河北監司案視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彥博言御河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

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所言與彥博不同乃命知制誥熊本相視本亦奏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設鬠水暴漲則泛濫衛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不免矣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以後建議各不一云

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

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塘水自河承矩以黃懋為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滹沱胡盧永濟諸河皆匯于塘天聖以後相循不廢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無所事塘不如以息民為根本或曰河朔平夷惟塘為阻故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請置方田帝命平與楊懷敏主其事塘日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丘墓百姓始告病往往有盜決者慶曆二年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地且以開決塘水為辭遼使劉六符

甞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箠
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議
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
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
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
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自今已後各不
添展熙寧元年復汾州西河濼濼舊在城東圍四十
里歲旱以溉民田雨以瀦水。又有蒲魚茭芡之利可
給貧民前轉運使王沿廢為田人不以為便至是知
雜御史劉述請復之是歲又遣程昉諭邊臣營治諸
濼以備守禦元豐三年復詔諭邊臣協力增修用謹
邊防元祐中大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濼
為言事見前篇大抵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
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為險固之地其後淤澱
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自是
堤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
平興國六年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
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
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天禧末諸州屯田總

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以限遼騎而已神宗即位志在富國熙寧元年詔諸路訪陂塘湮沒及瀕江圩埠浸壞沃壤者勸民興之具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二年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詔諸路置相度農田水利官以條約頒焉秘書丞侯叔獻議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與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都水監或以為非三年八月乃以叔獻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四年三月帝語侍臣曰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旰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為浮議歸咎於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厥後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提舉陝西常平沈披各有論列大抵迂闊少效六年十二月河北提舉常

此段在御河方好

平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之帝謂安石曰昉修漳河漳河歲決修滹沱又無下尾安石力為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罷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罷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水利亦浸緩徽宗時詔修熙豐水利之政而宰臣蔡京亦以為言云

岷江水發源永康軍漢史謂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又有山河堰世傳為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乾道七年委御前諸軍統制吳珙經理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跡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畝變瘠薄為膏腴詔褒焉

兩浙諸水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鑿橫江渠於歷陽以通漕運雍熙中開沙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天禧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從之公私大便

熙寧六年於潛縣令郟亶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棊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宜循古人之法以備水旱遂命亶修之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簡正沈括復言浙西涇浜淺涸當濬浙東堤防川瀆湮沒當修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元豐五年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是五十七里七年濬真楚運河元祐四年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潮事具軾傳元符元年淮南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崇寧元年置提舉淮浙澳牐司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牐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牐通治之二年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兩浙監司以為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又於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六年三月詔以吳松青龍之役總領無法死亡者衆水仍為害元相度官劉何等皆貶降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有詔相度而開江之議復興矣政和四年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湮

塞舊道工部以為言詔相度六年復詔户曹趙霖相
度平江諸浦利害役興擾甚未幾罷别與霖差遣重
和元年六月詔兩浙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
繇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户曹趙霖為提舉常平進至直
徽猷閣宣和六年九月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言池州大江乃上流
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二十餘處諺云折船灣言
舟至此必毀折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
里若開通入杜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
風濤折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又詔開
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繇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
淮汴以宗原措置焉
淮郡諸水紹興初以金兵蹂踐淮南猶未退師詔燒
毀諸堰毋通敵船又禁水利毋泄運河以資敵用紹
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
漫茭葑彌滿乞自揚州江都至淮陰自高郵興化至
塩城興築隄堰以為豬泄防旱澇並堤開一新河以
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
隄既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淮田多沮洳損之築
隄捍之得良田数百萬頃奏聞除直祕閣淮東轉運
判官

浙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彊弩數百射潮頭又禱胥山祠既而潮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器實以石倚疊為岸植以椿木錄是民免水患逮宋大中祥符中岸壞逼州城同知杭州戚綸等籍梢楗護其衝發運使李溥經度以為非便請復用錢氏舊法雖湍湧數丈不能為害景祐中浙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二千人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祠祀之朝廷褒封寧江侯

臨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以時開濬至宋稍廢不治漸成葑田元祐中守臣蘇軾奏立開湖司民獲其利事具軾傳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議置牐開閘每遇潮上則暫閉候潮平水清復開永無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明州水紹興中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田慶曆以來始有盜湖為田者至宣和時王仲嶷守越樓

異守明州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
乞行廢罷詔相度以聞州有東錢湖者容受七十二
溪廣八百頃依山爲固壘石爲塘八十里唐縣令陸
南金開廣之宋守臣李夷庚修治之設四牐七堰溉
田五十萬畝豪民於湖塘淺岸占種菱荷以致障塞
朝廷屢詔約束乾道中守臣張津請開鑿因得土修
堙岸從之

鄞縣水自四明諸山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涇下江
入河所入上河之水專溉民田其利甚博他山水入
府城南門有碶牐三所曰烏金曰積瀆曰行春其縣
東又有朱賴堰與行春等碶相連歲久不時脩則塌
者致水源走泄損者致鹹潮遞入上河爲農病嘉定
末有司疏其事請脩砌焉

潤州水練湖幅員四十里漕渠資之古語云湖水寸
渠水尺言泄湖一寸則爲河一尺也在唐之禁甚嚴
盜決者罪比殺人宋初寖緩其禁兵變以後多廢不
治疆家因而專利耕以爲田遂致淤澱紹興以後累
詔措置修築

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牐六百四
十一里綱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入牐舟行如履平

地川廣巨艦皆得至焉
越州冰鑑湖之廣周迴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
源自漢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漑田九千餘頃至宋
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厥後濬始不時日以湮廢瀕
湖民浸耕為田熙寧中遣廬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
凡為湖田者兩存之界以碑石內為田外為湖政和
末郡守希旨進奉遂廢湖為田賦輸京師自時私占
益衆湖之存者亡幾隆興初守臣吳芾累奏修治後
芾為刑部侍郎始復奏行江衍之禁別定界至防盜決
焉

常州水常州境北邊楊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
西據滆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
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
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于二湖大江而中間又多為支
溝斷汊曲繞參錯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
之患嘉泰元年守臣李珏疏其事請下有司如法濬
治盡還昔人遺跡從之
秀州水秀州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三
曰當湖四曰陳湖支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孫大雅
奏請於諸港浦分作牐或斗門及瀦濼堰啟閉以時

民賴其利乾道七年以秀州守臣丘崈奏命興築捍海塘堰淳熙十年以浙西提舉司奏命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以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開西牐堰放水入泖湖為一縣之利

蘇州水乾道初守臣沈度等請疏濬白茆等十浦依舊招置闕額開江兵卒不數月可以成功又用兵卒駕船使沙泥隨潮退落不致停積從之

荊襄諸水淳熙八年守臣郭杲言舊有水渠溉田六千餘頃乞行修治杲又修護城堤以捍江流繼築救生堤為二牐一通于江一達于濠洇導之入濠漲放之于江自是無水患

廣西水靈渠源即離水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馬伏波南征餽道亦出於此唐寶曆初李渤立斗門以通漕舟宋初計使邊詡始修之嘉祐中提刑李師中領河渠事復重闢之其後命有司以時疏導凡州縣疏導河渠及脩治堰牐多以本縣知佐以主管繫銜秩滿稽有無績效為殿最云

校

近較諸志拴依樣葫盧復省外云人可句讀者點讀緣索稿本督促也乾隆辛酉八月望日

志二十

圖書
在故庵
[illegible]木其

中华古籍保护